



第三辑

河北革命回憶錄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I251/56

河北革命回忆录

第三辑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石家庄

河北革命回忆录

第三辑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1/32 6 1/4印张 155,000字 印数：1—2,000 1981年8月第1版

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541 定价：0.66元

前 言

自古燕赵多征战，周知关山育英雄。回望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征程，在我们河北的土地上，有数不清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；有说不尽可歌可泣的革命史话；有写不完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。对于这些，需要回忆——记载——保存——流传，颂扬革命前辈，教育子孙后代。从这点出发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《河北革命回忆录》丛书。

当年，曾长期领导、指挥晋察冀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同志，对革命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十分重视和关心，并欣然挥笔为我们写了书题：“河北革命回忆录”。这对我们的出版工作是极大的关怀、鼓舞和推动。

在我们编的这套丛书中，所收文稿的原则要求是：从时间上，写抗战以前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事迹；从范围上，写在河北省境内的革命实践活动；从内容上，忠于历史，事迹真实。

在硝烟弥漫、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，同志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记载领导的、战友的、自己的战斗生活。全国解放后，我们党很重视革命回忆录的整理和出版工作。一九五八年河北省委曾发出了有关撰写革命回忆录的指示，随之有不少同志写了回忆文章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，把在民主革命时期南征北战、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打成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”，把写革命回忆录，诬蔑为“涂脂抹粉”、

“树碑立传”，迫使写回忆录的同志投笔十年之久，在这段文化史上回忆录成了空白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历史面目得到恢复，神州百业获得复兴。在这个历史春天里，我们殷切希望曾在河北战斗过的同志以对革命史料“抢救”的姿态，以对革命后代负责的精神，重新执笔，忆写当年。用我党的光荣传统激励人们在新的长征中，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！

目 录

矿山烈火	苗培时 (1)
——一九三八年开滦大罢工的几个片断	
峰峰矿工斗争史话	峰峰矿务局党委宣传部 (36)
“二七”风暴在石家庄	剑 利 (87)
——记石家庄铁路工人在“二七”大罢工前后	
战斗在敌后	马荫桐 (132)
渡荒	张绪新 (151)
刻在心里的班长	崔洪甫 (155)
游击队显神通	曾雍雅 (162)
千军万马下太行	向守志 (174)
炮楼上天	何耀明 (180)

矿 山 烈 火

——一九三八年开滦大罢工的几个片断

苗 培 时

1938年春天，日寇的铁蹄正蹂躏着全华北。全国最大的煤矿之一唐山开滦煤矿，还在所谓“中、英合办”的名义下，被英帝国主义统治着。日寇这时正积极向华北进兵，没力量正式接管这个矿。

开滦煤矿所属赵各庄、林西、唐家庄、唐山、马家沟五大矿，在我党领导下，曾为反抗英、中资本家对矿工们的残酷剥削和压榨，并组织抗日救国，掀起了五矿同盟大罢工。

罢工运动非常激烈。英、日帝国主义联合起来，对工人实行了野蛮的镇压，造成了惨痛的流血事件。工人们壮烈牺牲的约有数十人。可是由于我党的正确领导，这次罢工最后完全取得了胜利。现任中国共产党开滦委员会组织部长李连永同志，就是亲自参加这次罢工运动的。下面所记有关这次罢工的几段故事，就是根据李连永同志的谈话，以及翻看了一些旧存的档案，和一些有关这次罢工的调查资料，并访问了其他的人，整理出来的。

风 暴 前 夕

李连永同志，从十几岁起，就在开滦赵各庄煤矿井下当刨煤工。人们都把刨煤工人叫“老板子”，这是矿里最苦的活。

那时候，矿工们在一二百丈深的地底下劳动，就象下了十八

层地狱。

李连永回忆说：有一天，我和一个叫李福元的老乡，一同在一个“老塘”里刨煤。大部分的煤都刨出来了，往里一看，距离巷道口约有二十公尺远的地方，还有一大块煤，丢在那里，没有运出来。采出来的煤虽说都被英国鼻子掠走了，可是工人对于把煤丢在“老塘”里不拿出来，是心疼的。因为任何一块煤，都不知凝结了多少工人的血汗啊。我和我的老乡，本来已经快下班，应该找个地方歇歇啦。可是他一看见那块煤，就和我说：“老李！那里还丢下那么一大块呢？”我说：“可不，离巷道口太远了，再进去弄，假若有了动静，不容易躲藏啊。”李福元稍微想了想说：“你说得是。可那样大的一块煤丢了。”他砸了砸嘴，表示不大乐意：“真可惜。”我说：“算了吧，哪一天丢掉的煤少啊。再刨出多少来，还不是大把头多弄钱，和咱们有什么关系。”这个道理他也明白，可他还是要想把那煤弄出来。他苦笑说：“老李，你说的对。不管谁占便宜吧。你在这里等等我，我到里面看看去。”他一边说着就往里走，我也再没有强拦他，就坐在巷道口上打起盹来了。大约有一刻钟的工夫，只听轰隆一声，一股风，把我从坐着的地方，吹出去好几步。心说：“坏啦。”我猛地站起身来，就大声地喊开他啦。借着灯光，往“老塘”里一看哪，喝！浑身就打了个冷颤。看那落下的石头，就象小山一样，堆在那里。心想这不把他砸成肉饼啊。于是我就到大巷上，叫一些伙伴们来刨。刨着刨着，我们听见了他的哼声了。赶忙大声地问他：“怎样？”他说：“没有死，恐怕腿不保险了。”大家一看人还活着，就顾不得顶板还在稀哩哗啦地一个劲掉碴啦。救人要紧啊。几十个人刨了两个多钟头，刨到他跟前一看，原来他被几块大石头的缝缝夹着了，才没有被砸死，可是胳膊已经伤的很重了。大家把他抬上井来，养了好几个月才好。后来他伤养好了，对我说：“唉！我这条命，已经在阎王爷那里挂

过号了。还能再下窑去第二次送命吗？不啦！以后我甘心情愿饿死冻死，也不再下井刨煤了。”我这老乡从此就离开矿山了。

旧矿山没有一天不死人伤人的。工人们天天亲眼看见从井底下往外抬死人，抬受伤的弟兄，谁心里不冒火，不难过呢？他们被饥饿的生活逼着，明明知道这死伤的命运，也许很快就临到自己的头上，结果还得把眼泪往心里流，咬着牙，硬着头皮，天天去下井。

矿工被饥饿逼着，实在走投无路了，这时人间最惨的事情就会发生。卖掉妻子儿女是最惨了吧？不，还有比这更惨的哪。那时候矿上订了一些收买矿工人身的条例，例如：谁要在井下出了事，折了一条腿，断了一条胳膊，丢了一个手指头，矿上就按规定的价钱给谁。这就算买了谁的胳膊、腿和手指头，以后怎样，也和矿上无干了。矿工们为了一时能够活下去，有时就被迫忍心地把自身一部分卖掉啊。

李连永曾经亲眼看见过这样悲惨的事情。那是一年冬天，他在矿下刨煤，当把头不在，偷空休息的时候，有个跟他一块刨煤的，忽然跟他说：“老李，我真再也没法过下去了，拉家带口的，可比不了那些光棍们好混。”李连永说：“是啊，到了冬天，就是咱们矿工向阎王爷报到的时候了，你看街上哪天没有冻死的呀！”他说：“我得想法弄点钱，顾顾眼前啊。”李连永说：“那就找大家帮帮忙吧。”他唉了一声说：“昨天，我已经找过了几家，家家还不是一样，这年头谁能帮得了谁呀。”李连永说：“不求大家可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求人不如求己，还是自己想法吧！”李连永说：“你有法，当然最好了。可你是什么法呀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想点外财。”李连永说：“外财？”他说：“是！”李连永说：“外财不富咱这穷命人。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，别想什么邪道啊。”他说：“老李，你猜疑错了，我说想点外财，难道咱们还去劫道砸明火吗？不！不！可不是那个。我是

说，我要向矿上卖身啊。”李连永说：“卖身？卖什么身？”这时李连永还没有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他见李连永不明白，长叹一声说：“老李，你来矿上也并不是一年半载了，对咱们矿工卖身你还不不懂吗？矿务局不是有规定吗？咱们矿工的胳膊、腿、手指头都有定价呀。”李连永说：“你疯啦！这个你怎么能想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想了好几天了。我把我的大拇指用斧子剁下半截去，到矿上说是受了伤，不就可以弄点钱，糊弄糊弄眼下吗？”那时候一个大拇指，大概可卖十五元钱。李连永听他那个伙计这样一说，浑身打了个激凌，赶忙劝他说：“可别这样，想点什么法，也别糟蹋自己的身体呀，再说，你只顾眼前了，将来可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顾一时算一时吧，将来再说将来的。”说着他就把手里的斧子举起来了，没容李连永缓口气的工夫，只见斧子一晃，“喀嚓”一声，他就把放在石头上的左手大拇指，砍下了半截。

这种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长期的地狱般的生活，锻炼了矿工们刻骨的阶级仇恨。那复仇的火焰，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心底，一旦爆发了，通过那伟大的罢工斗争，眨眼间就会把整个的矿山烧起来。

导火线

1938年3月间，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的导火线，是英、中资本家，在井下设立牌子房，实行井下记工制。

这是英、中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管理压迫，延长工人的劳动工时，实行更残酷剥削的办法。他们预备把井上的牌子房搬到井下去，叫工人上班下班时，在井下交牌领牌。这样一变换不要紧，就可以把工人管理得服服贴贴，除了象奴隶一样地在井下劳动，想喘口气都难了。每天上班，就必须早来一两个钟头，否则

排不上大罐，赶不到井下交牌，只要误了几分钟，就要被算做迟到，扣了你的牌子，不准再上班了。

下井难，上井更难。不用说工人们想喘口气，早下几分钟班了。就是到了时间再晚些时候换班收工，想当时上井也不行呀。因为下了班，还得象在井上一样，到井下牌子房去领牌。领了牌再去排大罐，两小时也上不了井。至于那些在井下，为了给老婆孩子多挣一口饭，拼命打连班的工人，更要想早点上井休息，这样一来，就根本别想上来了。要是不打连班吧，就不知有多少家工人，又要活活地饿死。

在这年的旧历年前，矿上要是在井下设立牌子房，实行井下记工的风声，就已经传到工人的耳朵里，在矿上嚷嚷开了。

工人们反抗英、中资本家进一步压迫剥削的怒火，在井上井下，渐渐地烧了起来。大家在暗地里，你串连我，我活动他，互相酝酿着说：“这井下记工的制度，要是一实行啊，可就真把咱工人变成和井下拉煤的骡子一模一样，一点差别没有啦。谁没看见井下拉煤的骡子，下井时膘肥健壮，除非残废死了，就一辈子不能再见阳光了。好狠心的英国毛子，中国大肚皮们哪，你们真是下决心要我们死，不要我们活呀。”

果然，工人过了年一上班，矿上已经接着计划修起了牌子房。在没有实行井下记工以前，就加紧了监视工人的行动，对于那些早下几分钟班的工人，只要被查工头子们看见，二话不说，立刻就摘掉工牌，把你刷掉（开除）。有一天，就有四个井下工人，因为早下了几分钟班，正从煤掌上往井口走，准备去排罐上井，不曾想正走在半路上，被一个查工头子遇见了。查工头子向他们吆喝，让他们站着。他们哪敢站着呢，惟恐被捉着“刷掉”，扭头就往回跑。查工头子见他们往回跑，一步不放，从后面就追。追的这四个工人，走投无路，就往废巷里钻。那时废巷道里常有没封盖好的暗井，他们只顾拚命往前跑，想把查工头子

甩掉，哪还顾得脚底的深浅，结果四个人一起都掉在暗井里摔死了。这件血淋淋的事情，更使工人们把矿方的阴谋看透了，大家觉得再不起来斗争，矿方就一定要实行井下记工制的。

那时候，我们的党还处在极端秘密的状态，活动是很困难的。当时李连永虽然还没有入党，可是他们这些靠近党的工人群众，是处在党的周围，一切行动，都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的。象胡志发、刘春喜等同志，就是直接深入到工人里面，做领导工作的党员同志。对于他们的政治面目，李连永等人心里明白。他们也常常把党的指示和意图很坦率地告诉这些靠近党的工人。当时赵各庄矿的工人，本地人很少，差不多都是外乡人。工人们有了困难，为了可以互相帮助，就自发组织了同乡会：如山东同乡会，大名同乡会，保定同乡会，冀东八县同乡会。这些同乡会，都带有帮会的封建性质。领导人成份也十分复杂。有些同乡会的领导人物，象刘青山、阎尽忠等人，在罢工高潮中，他们想投机，一时被卷进来，甚至成了工人代表，但没多久，他们就彻底叛变了。

在酝酿大罢工当中，我们党就通过这种同乡会的组织，进行了串连人的工作。

开滦各矿，因为风闻工人反对井下记工，都还不敢贸然地实行。3月12日，赵各庄矿的矿管理（即矿长）陈甲三，却正式发出布告，通知全体工人，要从3月16日开始，实行井下记工制了。

陈甲三是开滦工人的死敌，镇压工人罢工的大刽子手。他当时不光是赵各庄矿的矿管理，他还是开滦东三矿——赵各庄、林西、唐家庄——的总主管，开滦警所的所长。他常常公开地侮辱工人说：“工人们闹事，不上班，就是因为让他们吃饱了的缘故。管理工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不能让工人们吃饱。要经常地饿着他们，他们就会听话，乖乖地来上班了。”

工人们对于陈甲三，是有着切齿的仇恨的。他的布告一贴出来，本来早就出现了的怠工局面，这时候更扩大了。煤掌上的工人，事实上已经没有干活的了。大家都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的互相议论着：“如果实行了井下记工，还有咱们工人活的份吗？”

“他们逼着我们死，我们就真的一点不反抗吗？”“我们不能再受治了，与其被他们折磨死，不如现在就和他们干！”“大家联合起来就有力量，坚决打倒陈甲三！”“怎么办？罢工！……”

大罢工的风暴，眼看着就刮起来了。

有些怕事的工人，还有顾虑，他们说：“不要牌子，不要像片，矿上就真开除了你，光棍一人还好办，象我这拉家带口的可怎样办呢？”我们党就根据这种思想，让那些在酝酿罢工的过程中已经站出来的积极分子们，首先向工人们大力宣传说：“不怕，你一个人丢掉了牌子，他们可以用把你刷掉的手段吓唬你。可是全矿的工人，要是都不要那牌子了，要刷就让他们都刷了吧，看他敢不敢。这样一来，别看陈甲三利害，他是只纸老虎，一个工人他也刷不了。”在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们，不光这样宣传，还同时行动起来，给大家做样子看。象四道行的一些工人，就在当时党支部书记刘春喜同志的带头下，把工牌都扔到水沟里去了。李连永等，到处嚷嚷说：“牌子扔了，看你敢刷老子，不给老子记工试试看。”大家看有人带头扔牌，于是你也扔，我也扔，大家都扔了，扔的遍地都是。对那些胆子小，还不敢扔的，那些胆大二虎的工人，就向他说：“好！你还和资本家留一手吗？资本家要刷人，你还是照样跑不了。扔了罢，扔了就和大家站在一起了。”

罢工的怒涛

大家既然把牌子都扔掉了，组织起来向矿方斗争的决心也就

更坚定了。待到16日，陈甲三要实行井下记工制那天，工人们就给他来个下马威，向矿方发出严重的警告：“如果你们欺压工人太甚，工人们就会组织起来对付你们的。”接着还开始了局部的抵抗行动：十点班的井下工人，首先把四道行西段的牌子房捣毁了。跟着上六点班、两点班的工人，也将三道行、五道行西段和四道行东段的牌子房，完全捣毁了。

井下的工作秩序开始混乱了。平日压迫工人打骂工人的把头们，都被吓得不敢露面了。怠工的规模更大更公开了。在我党的宣传鼓动组织下，通过工人当中一些积极分子（如后来成为冀东抗日英雄的节振国、罢工后立即被日寇逮捕，壮烈牺牲了的蒋振元、节廷秀等人），逐渐地形成了罢工的领导核心，开始计划大罢工的行动了。

大刽子手陈甲三，看见工人们要开始罢工了，立刻下令把开滦林西、唐家庄等矿的矿警队，还有一部分伪保安队，都调到赵各庄来了。井上井下，各个重要路口，都布置了双岗双哨，监视工人的行动。还派了一些特务，化装成井下工人，混到工人里面，探听工人的消息，进行破坏。

形势严重起来了。

当时赵各庄矿的矿警队所长印永颐，奉了陈甲三的命令，在武装警察的保护下，来到井下三道行和六道行找到工人代表威胁说：“陈矿司命令你们立即解散上班，不能耽误生产。增加工资问题，等你们上班后，慢慢再谈。否则，英国人是不允许你们这样胡闹的。”工人们怒冲冲地大喊道：“你滚回去吧！告诉你的陈矿司说，上班不上班，等我们开会决定后再说吧！他是命令不了我们的。我们这回还要命令他滚蛋呢！”大家齐声一吆喝，真是震得井底下嗡嗡响，吓得印永颐浑身乱颤，连连向工人告饶说：“我……我也是……受人家指挥的，为了吃饭，不敢不来呀。大家千万别难为我。你们上班不上班，我回去照着你们的原

话转达。这可不干我的事。”他怕工人揍他，脸上的血色都吓没了。

工人们命令他：“滚！滚！”他在工人们的大笑声中，就象个落了水的夹尾巴狗，倒退着，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

后来，陈甲三又请工人代表到他的办公大楼去谈判。工人们提出六项要求，让他立刻答复。

六项要求是：

（一）取消井下记工制度。

（二）恢复井下连班。

（三）遇有外工居住之家眷房腾出来时，尽由外工租用。

（四）工人受伤时，不应经煤师检验，可直赴医院。在养伤时，应支付全部工资。

（五）外工下井时，应发镀钉一个。如有损失，由包工赔偿。

（六）井下各处外工传调，不经各该管工程师签字。

这个要求条件，和罢工后提出的条件相比，简直太低了。连增加工资都没有提。就是这样，陈甲三连一条也没答应，还是严厉地命令工人：“立刻上班，否则什么也别谈。”

待到18日，矿方派人把井下各段被工人捣毁的牌子房，又都原复如初的修起来了。

到了这时，工人们更看明白了：不把罢工搞起来，想让矿方屈服，答应工人们的要求，就是一丝一毫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

罢工的时间和行动的纪律，经过工人代表们的磋商，初步确定了。要趁六点班工人正上井，两点班工人还没下井的时候，将天桥、四个井口、绞车房、大门口……等要害路口，派积极分子控制着，不准任何人出入。这样，六点班和两点班的一万多工人，在井上一汇合，大罢工就可以罢成了。

1938年3月22日，这是多么值得开滦工人纪念和骄傲的一天

哪！就在这天中午，开滦工人在我党的领导下，向英、中资本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，首先由赵各庄矿揭开了大罢工的序幕。那浩大的声势，不光震动了整个开滦，也震动了冀东区日寇统治的秩序。使英、日帝国主义，都调兵遣将，着起慌来了。

当天的十一点多钟，井下各道行的工人，将手中的斧子，镐把举向天空，高喊着“我们要活！”“打倒英国走狗陈甲三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等口号，由蒋振元、节振德、节振国、节廷秀、赵兰子、王玉成、李生、缪福春、佟振永、曹玉山、郭全邦、曹老五、刘华亭等数十人带头从井下象潮水一样涌了上来。那时真是一呼百应，声震云霄。

工人们到了井上，立刻就安排好人，带着斧子，将厂矿大门和镐车房看着了。这时两点班的工人，正一批批的来上班，大门口工人许进不许出。除了井下那些开风泵的，喂马的，看镐车的，管把钩和信号的这些做维护工作的工人让下井以外，其余的工人，一律不准再下井。因为作维护工作的工人不下去，井底就许发生瓦斯爆炸，或是让水淹掉。那时别看煤矿是属于英、中资本家的，可是工人还看成和自己的生命一样，他们提出来：“罢工是向资本家斗争，可不是破坏矿上的机器设备。”

这时六点班的工人，从井下上来的越来越多；两点班的工人，从外边上班来的也越来越多。大家黑压压的都集中在场面上，代表们向大家一吆喝：“打倒陈甲三！包围公事房去！”这好比火上烧油，轰隆一声，就把矿上公事房大楼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。工人们喊着叫陈甲三出来当面和工人说话，立即答复工人们的要求，不得到最后胜利，罢工绝不停止。

下午两点多钟，陈甲三被逼迫着，站在大楼前面和愤怒冲天的工人们见面了。有几十个全副武装的手枪队，前呼后拥的保护着他。工人们向他齐声质问着：“取消井下记工制，增加工资二毛四分……等条件，你考虑得怎样？不回答是不行的。”陈甲三

首先欺骗工人说：“大家先上班吧。等秩序恢复了，你们派几个人来，咱们慢慢谈，什么事情都好办，这样乱哄哄的，怎能解决了问题呢？”工人们知道他在耍手腕，想软化工人，立时撕掉他的假面孔说：“你别装洋蒜吧！你这镇压工人运动的老手，我们是认识你的面目的。现在提出的条件，你要应了，咱再商谈上班的事情；你不答应，连你一起打倒，休提上班两个字。”陈甲三见使软的计策不行，工人们不受他的骗，不听他的甜言蜜语。他于是又变了口气说：“取消井下记工制，增加工资，我这里好说，可我答应大家，也没有用啊！”工人们说：“你说话没有用，谁说话有用？”陈甲三说：“实行井下记工，这是开滦的行政问题，工人们不应该反对。”工人们说：“你们实行井下记工是对付谁的？是对付我们工人的。我们不反对，谁反对？”

陈甲三被工人们问的无言答对了。可对工人提出的条件还是一点也不答复。他推托说：“这些问题，我得向矿务局去请示。你们还是先散了，等会儿派代表来谈判。”工人们说：“你向谁请示？”陈甲三说：“向矿区主管魏肫请示。”工人们说：“那更好，就让魏肫来这说话，让他来看看工人的阵势吧。你就立时请示他，是长是短今天是要有个结果的。”

陈甲三看看当时的形势，觉着有点顶不住了。于是他和工人说：“好！我就打电话，请魏主管来。”他回到公事房，万分无奈，只好请他的上司来当他的替身了。有些工人听说陈甲三要请魏肫来，还有天真的想法，心说：“魏肫来了，说不定就许答应工人的要求呢？”所以当陈甲三打通了电话，回头让他的人，站在大楼前面，告诉工人们说：“等一会魏主管就由唐山来了，大家有什么话，就直接跟魏主管商量吧。”工人们好象有了点希望，大家都坐下来了，静候着魏肫来，看他怎样回答。比较先进的工人，却早料想到了：斗争不到最后，魏肫是更不会轻易地答应什么的。他们看到工人们的情绪有些松劲，就鼓动大家